

拜访恩师王士瑛

■常加增

从教育战线退休17年了,又到教师节,禁不住想起了我的恩师——王世瑛老师。趁着身子骨还硬朗,我决定去拜访他。

王世瑛的家在沈丘县白集镇王庄寨村。一进村,我看见王老师和爱人正在修自来水管,我喊了一声:“王老师!”他一愣,问:“你是谁啊?”我摘掉帽子,说:“常加增啊。”王老师仔细打量着:“噢,想起来了,想起来了,你是加增。老成这样了!”王老师嘴唇颤抖着。几十年了,时光把我们都变成了老人。王老师拉着我的手,半天没说一句话,进屋、倒茶、递烟……

1957年秋天,我初小毕业,考入了程营高小,分到了五(2)班,王士瑛担任我们的班主任。那时,王老师是一位非常帅气的大小伙子,最擅长教语文。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是诗歌《祖国,我回来了》。王老师声情并茂、抑扬顿挫的声音和表情,几十年来让我难以忘怀。我非常喜欢王老师的语文课和他的教学方式,对我后来的教学工作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。

王老师教作文,让我们多体验生活,这样才能写出真情实感。我听了母亲讲的我二哥饿死的事,就写了一篇作文——《是谁夺走了我二哥》。里面有这么一段话:“二哥成了一个皮包骨头的活骷髅,整天

对着母亲喊‘饿’。死神拉他走的时候,他嘴里喊着‘饿’,无奈地张着嘴巴,等待着有一粒粮食拉回他的灵魂……”王老师把这篇作文当成范文,念哭了他自己和全班人。

王老师爱学生如自己的孩子。1957年冬天,雪下得很大,田地道路都分不清。王老师怕我们掉到井里,就和田玉瑶老师、王献祥老师一起做了好多三角小红旗,插到一个个井边,提醒我们绕道走。

俺村到学校隔着一片大洼地,全是红淤土,一遇到雨雪天,特别难走。我和楚士传同学穿着破棉鞋,露着脚趾头,走到半路,鞋底被粘掉了,只好赤脚踩着冰凉的雪水和泥走到了学校。王老师心疼极

了,就用洗脸盆打来温水帮我们洗脚。

那时生活苦,我每天早上往书包里塞两个红薯面窝窝头,上午放了学吃。王老师看见了,说:“你们干吃凉馍哪行啊?”他就把我们的馍放到锅里加热……

后来,我也从事了教育工作,一干就是40多年。

从恩师家里出来,老师送我出门那一刻,和60年前我在程营高小门口和王老师辞别的场景一模一样。

忆海拾贝

六十以后

男人最大的自信就是不觉老、不服老,走起路来依旧虎虎生风,说起话来依旧声音洪亮。

一天,我在超市看到一款30年前使用过的雪花膏,买回家,抹在脸上特别的涩,但30年前抹在脸上很润很滑的呀。哦,配方没变,是人变了。30岁的脸皮是小牛皮,水嫩溢脂,抹点油,不仅滑,而且亮;60岁时,一脸褶子,再怎么擦面油也没有光滑的感觉了。

到了这个年龄,身边谈论养生、补品、偏方的人多了。我则相反,喜欢思考生活方式。朋友约请,30年前,酒桌上见;20年前,茶坊里见;近十年,家里见。倘若约我谈事,我的选择:立谈!换上运动鞋,在我家小区里边边走边谈,一圈一小时,一个小时4公里以上;谈不拢,再兜一圈,出了一身汗,说了一堆话,该谈的事谈了,该办的事也办了,既怡情,又健身。

晚年,老友们能够对门而居,便是人生幸事。当然,我们首先要活到那么老,没有半途而废;其次,

老婆健在,可以服侍得干干净净;其三,最好还有一个小院。流萤扑灯的夏夜,一张小矮桌,几把小凳子,隔着桌子,喝点小酒,谈点往事。谈到无话可谈,来来来,下盘棋。晚年就是不系之舟,贵在“不羁”二字。

老年幸福四要素:“一间老屋、一点老本、一个老伴、一个老友。”退休了,人们可以更多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,这也是一种幸福。(据《快乐老人报》)

老有所悟

心印

■贾运来

岁月在你的脸上留痕,
刻下了条条的年轮。
青春虽已逝去,
但若无愧我心。

心想看大海辽阔,
却偶有琐事烦心。
想欣赏风景如画,
却伴有家事缠身。

烦为何物?
给你带来多少嫉恨。
世事纷争,
引来了诸事不顺。

人生易老天难老,
人亦老时常较真。
常怀童心无邪,
常记宽厚爱心。

切换新的视野,
避开世俗凡尘。
重新审视人生,
催发枯叶逢春。

笑声能忘记年龄,
笑脸能留住温馨。
笑语能化开迷雾,
笑话能启迪后人。

开怀一笑,
可焕发童颜;
开怀一笑,
可解心结迷云;
开怀一笑,
可让身体康健;
开怀一笑,
可让你焕发青春。

保持笑脸,
会让事事顺心;
保持笑脸,
可化开多年集聚的皱纹。

老有所乐,
让笑开阔视野。
老有所为,
展现你老骥伏枥的功勋。

社会在发展,
需要你参与打拼。
科技在进步,
需要你领略万象更新。
跟上时代步伐,
留下你坚实的脚步!

诗情画意